

理解中国

Shadowed Landscapes

隐蔽的光景

Women's Culture and Family Life in Tang China

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

陈弱水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hadowed Landscapes

隐蔽的光景

Women's Culture and Family Life in Tang China

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

陈弱水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陈弱水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

(理解中国)

ISBN 978-7-5633-8399-3

I. 隐… II. 陈… III. 女性—文化—研究—
中国—唐代 IV. 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13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燕郊镇圣屯)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00千字 插图:3幅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这本书的出版，就我个人的研究生涯而言，是一连串偶然的
结果。现在想先追溯本书的成书经过，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它的
性质。

我尝试研究历史，是从思想史起步的，当时专注于思想的内在
发展。我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关心思想与社会的关系，现在已不
复记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变化出现于 1980 年代在耶鲁大学历史
系博士班就读的最初几年，而且多有受于业师余英时先生的启发。
还记得，在 1985 或 1986 年一场于纽约举行的台湾留学生学术
聚会，我就是以“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为题作了报告。这个变化的
发生，使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史与政治史的
探索。我的论文主题是唐代柳宗元的思想，但我花了很多力气
研究柳家的社会背景以及与他个人相关的政治事件，这些成果对
我衡量柳宗元思想的特性，解释其成因，有很大的帮助（博士论
文后经改写，于 1992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博士
论文的写作经验不但深化了我对思想与社会之关系的兴趣，还引

发了直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想法。论文完成后，我最先想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唐古文运动兴起的社会因素。这项研究因故稽延甚久，终于在1999年完成，刊载于《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又可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所建置的“唐史”网站）。

产生社会史的研究兴趣后，我平日阅读史料，自然就多留意这方面的信息，有时还会作简单的考证与思索。在1990年前后，我发现自己逐渐关注起唐代妇女史的课题，第一次撰写妇女史的专门论文则是在1992年。当年八九月之交，我参加台湾大学文学院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合办的“传统中国的皇权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溪头举行，我以英文发表了一篇报告（“Empress Wu and Proto-Feminist Sentiments in T'ang China”），讨论初唐女性政治人物的女权意识，这篇报告就是本书《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一文的前身，可以算是本书的发轫。我之所以会撰写此文，是因平日阅读之中，发现了一些前人鲜少注意的有关武则天之女权意识的线索，这些信息又致使我仔细考察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人的行动。如果没有溪头会议的邀请，我会不会有动力自行写出这一篇妇女史论文，现在也已不复记忆。无论如何，我的妇女史研究，就在这样隐晦的情况下开始了。

我正式踏入妇女史的领域，起于我对唐代妇女与本家关系的研究。我大概是在1995年初立意对这个课题作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作此决定的机缘，现在印象也已模糊，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中妇女与娘家的关系有什么理论上的看法，也非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何特殊的认识，这个兴趣完全是从史料中产生出来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在阅读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时，注意到不少关于妇女与娘家关系的有

趣信息，我考虑到，自己既然对社会史和妇女史已怀有多年的兴趣，也搜集了一些资料，不如借着发现新材料的机会作个系统研究，一方面把新课题、新发现贡献给学界，另一方面也借此开阔自己的视野，磨炼自己的能力。

我对妇女与本家关系的最初研究成果，是以《初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为题，发表于1997年3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一分，之后，又陆续撰写了若干与唐代女性有关的论文。《初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一文发表后，学术界的反应是相当肯定的，其中的观点显然也引发了一些新研究。至于我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个成果，原本有将它扩展成书的想法，几经周折，终于以现在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我仍然继续研究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并且在时限上涵括隋朝与五代，但并不发展成专书，而是改写增添成一篇十万字左右的长文。在内容上，新文企图对中古后期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作更广泛的描述与更深细的说明；在功能上，此文则占有本书骨干的位置。本书分为卷上、卷下两部分，卷上是论妇女与本家关系的长文，卷下则为其他四篇论文。卷上的长文可算是对唐代女性生活一个大范围的观览，一个特殊角度的通说。打个比喻，此文好比长幅画卷，其他的专论则像是单张的细部照片或画像。两类论著结合，组成一本书，希望能对隋唐五代的妇女世界提供多角度的透视，是否因此而创造出一些临场感，则有待读者评鉴。

关于本书的性质，还可以再提一个说法。本书是我多年探索唐代妇女生活与心灵的一个结晶，它虽然不是单一主题的系统论述，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个人感觉，我的工作慢慢集中到了特定的课题。易言之，除了作为女性世界的挖掘与描绘，本书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问题性。这个问题性反映在书名——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现在先谈后一议题。我

从研究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伊始，就清楚意识到，我所探讨的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绝大多数妇女唯一可能有深度参与的生活领域，对了解过往的女性而言，家庭史的研究有很高的重要性（需要指出，在庶民阶层，家庭与生计常是难以区分的）。我的妇女史研究，一贯与家庭史结合，本书绝大多数的论文都采取这个取向。以妇女与本家关系的问题为例。在隋唐五代，妇女的人生通常被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所界定。这几个基本角色是：女、妇、母。“女”指女儿，“母”是母亲；至于“妇”，则同时意味妻子和媳妇，在具体用法上，可以单指其中的一个角色，也可混而不分。妇女与娘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女性作为妻子与作为女儿的角色，全盘探讨这层关系，可以观察到家庭生活的很大部分——不仅仅限于家中的主要女性成员而已。唐代的传世史料不可谓多，家庭生活属于私人隐事，记录尤鲜，本书从事此一考察，除了在字里行间发抉隐微，有时也运用想象力，有所揣测，所论定有不当人意者。不过，中古妇女既无法以事功自见，也难发展文才，她们生命的蛛丝马迹大多存于零散的家庭史料，要深入研究妇女，必须进入古人的微观世界，对于由此而来的厚诬古人的风险，史家只能多求自惕了。

再来要稍谈妇女文化的问题。本书所谓的妇女文化，是指唐代妇女所身处而且跟她们密切相关的文化，我并不企图罗列这个文化中的因素，本书特别关心的，毋宁是文化与妇女生活的关系。“文化”是个带有许多歧义的字眼，本书所说的文化，既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所说的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ways of life*），也不是人文研究经常指称的精致而具有美善意义的技艺与素养，我所使用的，是当前社会学与人类学界一个通行的文化概念：人类活动中的意义层面。这个概念所指涉的，不限于集中生产、传承意义的机制

(如宗教、礼仪、节庆、意识形态),还包括人类日常行为中可能被辨识出的一切意义。依此,也许我们可以说,本书所指的妇女文化,是唐代妇女生活中的意义空间或意义层面^{〔1〕}。本书有两篇文章——《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主题和妇女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如此。《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就不是以文化为主题。不过,我在考察妇女的生活时,尽量注意它们的意义关联,譬如,某种作为或生活方式可能如何被当时的人了解,妇女如何运用既存的价值或文化象征来建立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乃至开创新的行动,生产新的意义(这些意义能否延续是另外一回事)。简单地说,在重构有关妇女的史实之际,我还试图揭示文化在生活中实际运行的景况。

至少就现存史料所见,唐代妇女身处的文化大多不是妇女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历史情境,南朝宋虞通之《妒记》一书有很生动的透露。据说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性嫉妒,不许谢安有妾,谢家的侄儿外甥就此事委婉劝解刘夫人,言语中提及《诗经》里的《关雎》、《螽斯》有赞美不忌之德的意味。

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

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2〕}

〔1〕 关于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层面的文化概念,讨论可见 William Sewell, Jr., “The Concept (s) of Culture,” in Victoria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5—61.

〔2〕 鲁迅,《古小说钩沉》(台北唐山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第二卷,1989),362页,辑自《艺文类聚》卷三五、《太平御览》卷五二一。按,《关雎》、《螽斯》为周公所撰之说,自古无闻,谢家子弟当不至无知如此,这或是小说家言。

就唐人而言，不但制礼作乐的是周公而非周姥，当时订法律、写判词、解释经典的也都是男子。唐代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妇女——生存环境中最强大的文化力量显然就是这个男性所创造的礼教文化，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对女性只有约束的作用，她们只能服从文化。原因有三。首先，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之一，文化与实际行为不相应，本来就是常态。特别当社会或个人人生处在稳定状态的时候，生活多依循习惯的轨道，往往是文化自文化，行为自行为^{〔3〕}。其次，虽然“男女有别”、“阳尊阴卑”是儒家礼教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是礼教中所有的观念和规范都有性别的考虑。在某些人生情境上，礼教仍然存在着对女性有利的因素，对母亲的“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再者，唐代妇女面对的并不是严整完密的单一文化系统，除了正统礼教，唐人文化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即使在儒家思想中，不一致乃至矛盾的说法也所在多有，人们可以各取所需，而同样宣称是遵循先王典则。总之，唐代社会固然存在着具有神圣性的正统文化，为许多妇女所诚心接受，或对她们产生巨大的压力，相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文化中空白、错杂、异质、矛盾、支离破碎之处还是相当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和妇女的关系有时是工具性的，如果个人的处境许可，文化也会被妇女利用，成为妇女拿来达成自己目标的资源。当然，她们自行创造新文化的机会是很低的。以上所述，是我对唐代妇女与文化的基本关系的一些理解。我想借此说明本书的一个旨趣，就是，在文化的问题上，本书不仅描述了唐代妇女所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某些内容，还希望探察妇女的行动与文化的交错情态。

谈完了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还要再作一个释义。近年研

〔3〕 参见 Ann Swidler,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78—107.

究或讨论妇女史议题的许多人似乎有个倾向，就是尽量使用“女性”、“女性史”这样的词语，而少说“妇女”、“妇女史”。本书则仍多称“妇女”，书名也用此词，这是个有意的选择。倾向使用“女性”一词的人大概认为，“妇女”是由女性特定角色的称呼所构成的复合词，不适合作为女性的整体代称。这是很有道理的想法，较之“妇女”，“女性”的确能避免对女人的活动领域产生特殊的联想，是个价值中立的用法。不过，至少就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而言，“女性”一词有时会显得与历史现场过于疏远。在中古时代，“女”字可以用来通指女性，但类似“女人”或“女性”的概念出现并不多。一般议论妇女问题，焦点大都在有关妇女之特定角色的作为或规范，很少泛论男女问题。换句话说，除非涉及高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女性”、“男性”并不是重要的观念范畴。为了让本书的语言稍能反映研究主题的时代氛围，本书多用“妇女”一词，但这绝不是原则性的主张。

本书诸文的研究写作是在非常长的时间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很多人的帮助，也体会到学术研究的合作与集体性质，在此要向他们表示谢意。我首先要感谢十多年来的助理，他们或为我查找资料，或校阅文稿，或兼而有之。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以下几位对本书的研究工作协助特多：庄明兴、杨朝钦、赵立新、杨俊峰、林韵柔。本书中的各项课题几乎都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讲论会中报告过，听到同仁许多宝贵的意见，李贞德、刘增贵、刘淑芬等先生指教尤多。史语所的优越环境与开发出的资料库方便我从事精细的研究，能在此长期服务，实在是人生的一件幸事。本书的写作也颇受益于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学者同行。大陆方面，与张国刚、侯旭东教授的谈话曾对我的研究有所启发。日本方面，气贺泽保规、高桥继男、妹尾达彦、

大泽正昭诸教授经常赠送论著，让我能掌握日本最新的研究信息，气贺泽、高桥两位先生赠予的工具书尤其大有帮助。池田温前辈长年致赠著作，有的还是绝版多年的史料集，也深深铭感于心。本书定稿之前，书稿曾分请郑雅如小姐和杨俊峰先生阅读，承蒙他们发掘错误，并提供修订意见。婉窃也放下手中的工作，协助看稿。定稿之后，吴修安先生绘制地图，涂宗呈、李稣书先生参与校对。这些最后关头的支持，助我成书，惠我良多。此外，本书的部分研究工作曾获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支持，谨此一并申谢。

如果以《初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一文的撰写为起点，我的中古妇女史与家庭史研究，断断续续进行已超过十年，在研究告一段落，本书行将出版之际，心中反而略有沉重的感觉——觉得求知之途无涯，理想难于企及。现在，书稿就要脱离我了。将来，如果能累积更多的认识，且有适当的机缘，我说不定还会再回到本书的课题，试着走更长远的路。

陈弱水

2006年岁末于南港芬陀利室

本书新版的出版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晓燕、张丽娉女士多方协助，另得陈珮璇小姐参与校对，谨此一并致谢。

2009年6月作者附识

基本史料简目及征引凡例

* 本表包含书中所征引基本史料的出版资料，脚注中不再注明这类资料。

** 本书引用正史，全部依据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脚注中不再说明。征引十三经与习见子书的正文时，只举出篇名或卷次，不另标明版本。读者如有需要，可依自己方便的方式查核。

*** 唐人传世文章流传年久，缺损、不一致之处甚多，别集版本亦优劣互见。本书引用时，尽量多方查核，以求减少错误，故征引无一定之方式，唯于常见文集之外，尽量附上《全唐文》出处，以便读者。

**** 本书引用小说亦多。唐五代小说版本复杂，各有优缺点，征引时难于统一。关于这类材料，本书经常引用李时人所编《全唐五代小说》，因为这套总集搜罗既广，所收篇章又经过基本的考校，对历史研究者十分便利。

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本，2000。

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

北京：中华书局，1994。

《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明本合刊，1966。

《太平御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标点本，1994。

《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初版；台北：明伦出版社景印，1971。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册府元龟》，台北：台湾中华书局景印，1972。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牛僧孺，《玄怪录》；收在程毅中点校，《玄怪录·续玄怪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景印，1989。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台北：世界书局景印，1982；北京：中华书局景印，1991。

李时人编，《全唐五代小说》（共五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全唐文》，台北：大通书局景印，1979。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5。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初版。

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吕温，《吕衡州文集》，粤雅堂丛书本。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百卷本；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景印，1982。

独孤及，《毗陵集》，四部丛刊本。

唐临，《冥报记》；收在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广异记》，北

- 京：中华书局，1992。
-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重印，1987。
- 《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
-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上海：学林出版社排印本，1992。
- 陆心源，《唐文拾遗》，台北：大化书局景印，1997。
- [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部重刊会，1964。
- （宋）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本。
-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
- 《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
-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5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 张鷟，《朝野僉载》，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李建昆校注，《张籍诗集校注》，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 《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戴孚，《广异记》；收在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
- 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在本书中简称为《墓志铭汇编附考》）。
-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在本书中简称为《墓志汇编》）。
-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在本书中简称为《墓志汇编续集》）。
- （唐）李商隐著，冯浩详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唐）颜真卿，《颜鲁公集》，三物斋丛书本，收入四部丛刊。

《韩昌黎全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景印《昌黎先生集》东雅堂本，1977。

李复言，《续玄怪录》；收在程毅中点校《玄怪录·续玄怪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景印，1989。

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四部丛刊本。

隋唐五代年代简表

隋代 581—618

文帝 581—604

炀帝 605—618

唐代 618—907

高祖 618—626

太宗 627—649

高宗 650—683

中宗 684

睿宗 684

则天太后临朝 684—690

[周] 武则天 690—705

中宗 705—710

睿宗 710—712

玄宗 712—756

肃宗 756—762

代宗 763—779

德宗 780—805

顺宗 805

宪宗 806—820

穆宗 821—824

敬宗 825—826

文宗 827—840

武宗 841—846

宣宗 847—859

懿宗 860—873

僖宗 874—888

昭宗 889—904

哀帝 905—907

五代

后梁 907—923

后唐 923—936

后晋 936—946

后汉 947—950

后周 951—960

十国

吴越 895—978

(余略)

南唐 937—975

目 录

自 序 / 1

基本史料简目及征引凡例 / 9

隋唐五代年代简表 / 13

卷 上

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 / 3

卷 下

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 / 165

从《唐暄》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 / 204

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 / 230

——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

崔玄籍夫妻关系考 / 259

——试谈唐代的以妾为妻与礼法问题

附 录

台湾学界唐宋妇女史研究的课题与取向 / 273

课题索引 / 282

人名索引 / 286